



噩夢之石

Stone of Nightmare

以此 Mod 獻給我的朋友康仔

GM Information

此冒险设计为“海明威侦探社”系列任务之一。所有的故事情节大部分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也有一些场景位于加州的圣迭戈市。

Background

在上次冒险中，调查员们处理了洛杉矶格里菲斯公园的一桩动物出逃案件，当然最后的结局并不令人愉快。你们的上司厄尼·苏里 (Ernie Zulli) 对此深感困惑，他认为你们有一种能把普通的事件变的更加神奇的绝妙本事，但这显然对侦探工作并无帮助。

在这次冒险中，你们要处理的是加利福尼亚美洲艺术博物馆的一桩失窃案，这座建于 1907 年的私立博物馆是由已故的南加州大学 (USC) 教授阿尔伯特·埃文 (Albert Evan) 筹款建造的。

Story Start

Hemingway Investigations Offices, 9:30 am
Tuesday, January 24th, 1928

如同以前那样，你们围坐在厄尼的那张杂乱的办公桌旁，他在桌子的那边喷吐着云雾，翻阅着面前的一份资料。

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

“你们其实干的不赖，”厄尼把他的雪茄烟灰弹在喝完的咖啡杯里，你们注意到在这间房子里找不到烟灰缸，“上周我们的客户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对你们表示了赞赏。”

说完这些例行公事的话之后，他很快转入正题，“我们干这一行的总得有些朋友，他也许在某一年某一刻帮过忙，但这绝不是没有报偿的，”厄尼把抽完的雪茄扔掉，又点了一根，“现在，我的一个朋友找上了我，喏，就是这个，帮这个可恶的老东西处理件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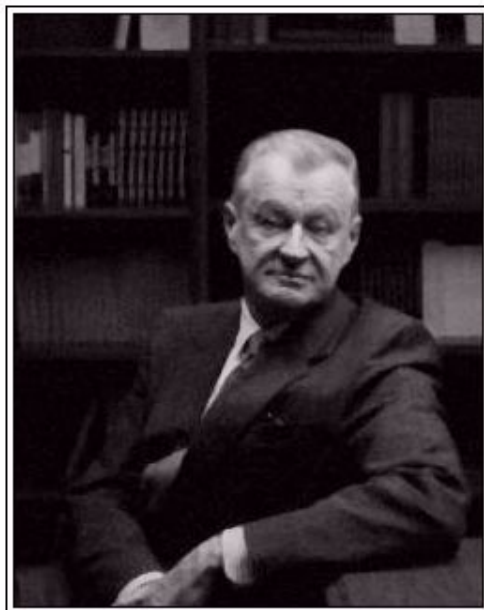
厄尼把他面前的那份资料扔了过来，里面有一份剪报、一张照片和一张名片。

洛杉矶时报 1 月 23 日消息，昨天夜间，位于英格尔伍德区的加利福尼亚美洲艺术博物馆遭遇窃案，一尊发现于 1836 年的石雕艺术品被窃。据官方人员透露，该案目前尚无任何进展。

照片见右。

名片上写着“加利福尼亚美洲艺术博物馆 馆长 布伦特·斯蒂文”，下面有他的办公室电话。名片上散发出一股檀香。

布伦特·斯蒂文 (Brent Steven) 是个老派的知识分子，身体消瘦，看上去似乎有点精神不振。



“我打过电话，洛杉矶警方刚刚从那里撤走，到目前为止，那帮笨蛋没有取得什么令人振奋的进展，老家伙很显然对警方并不放心。”

厄尼继续挖苦着那些可怜虫，他显然乐此不疲。

“在你们离开这里之前，我不得不再次重申，工作时我们要低调。”他敲了敲桌子，“没事别再烦我了，我最近有点忙，你们知道的。”

你们都知道他最近和一个好莱坞三流女演员有点暧昧，于是明智的闭嘴并立刻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Institute an Inquiry

California America Art Museum 10:55 am

接近中午 11 点的时候，你们来到了英格尔伍德 (Inglewood) 区的加利福尼亚美洲艺术博物馆。简单地说，这是一座用浅灰色砖墙围起来的建筑群，里面

包括一栋 5 层的主楼和几栋辅楼，还有一些小型的露天雕塑零落的散布其间。这座博物馆是一座非盈利性的私立博物馆，每周一、三、五、日开放，没有门票，停车场收费 2 小时 1 美元。

你们在一间办公室里见到了这次的雇主，布伦特·斯蒂文先生。瘦高个，年纪在 60 岁左右，动作迟缓，语速较慢。他看到你们进来，以一种矜持的态度站起来，“海明威侦探社的先生们，很高兴见到你们。”

Q&A Session: Brent Steven

您能介绍一下事情的起因吗？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也就是 1 月 22 日晚上 9 点左右，2 楼的墨西哥展厅响起了警铃，夜间保安发现一个玻璃柜子被打碎，里面的文物不翼而飞。那间展厅里只丢了这一件东西，我有理由认为那个贼是冲着那件文物去的。”

丢失的是什么东西？

“那是一块石雕，大约有 22 磅重，体积要比篮球小一点，形状并不规则。它的学名是‘特斯卡特里波卡石雕像’，发现于 1836 年，据我们考证是属于墨西哥阿兹特克文明的遗物。由一个名叫阿方索·埃里斯托的西班牙人于 1909 年捐献给本馆，但他没有出具任何证明文件，我们无法得知他从何得到此物。”

布伦特拿出几张照片，是博物馆自己照的文物存档照。这些照片看起来很清晰，那是个不规则的石雕，大体上呈灰黑色，略有一些灰白的斑点，基本上很难看出那是个什么东西，大致上可以认为是一团冒着气泡的泥浆状的东西，上面不规则的伸出了一些短短的触须。

警方有得到什么线索吗？

“他们昨天来过，但没发现什么重大的线索。由于展馆内没有窗户，因此窃贼显然是从走廊的窗子进来的。目前，警方怀疑有内贼帮忙关掉了部分监视系统。有一个叫埃米利安·纳隆的保安正被警方当作嫌犯，但那家伙昨天提前打了病假报告，在警方找到他之前，没人知道他在哪儿。”

我们可以和那个夜间保安谈谈吗？

“哦，那你得去他家里，他目前正在休息。他叫威廉·瑞奇（William Rick），警方已经找他谈过，不过没得到什么线索。”

门卫有什么发现吗？

“很遗憾，盗贼是翻墙来去的，我们的监控系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这也是警方认为有内奸的原因之一。”

关于失踪的保安？

“一个法国佬，或者说他的祖上是法国佬。他有点神经质，平时爱一个人自言自语，没什么人跟他有较深的交往，他是那种被忽略的人。他在这里做了 8 个月，平时少言寡语，没有前科，没有劣迹。我真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种事。”

我们可以去现场看看吗？

“没问题，到主楼 2 楼的墨西哥厅去吧，那里已经封锁了，有保安在那里看着，我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我的工作很忙，所以就不陪你们去了。有任何进展请一定与我联系。”

您平时的工作时间？

“从早上 9 点到下午 5 点，我一般都在这里，中午可能会出去吃饭，除此之外，你们都可以打电话或者亲自过来。”

您要我们做什么？

“这还用说吗，把东西找回来。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只要东西能拿回来，我可以支付足以令你们满意的报酬。”另外，如果需要和上层人士打交道，你们可以试着报我的名字，但别给我惹麻烦，记住！

顺便一提，如果调查员使用心理学技能成功的观察了布伦特，他会发现此人对失踪的石雕相当在意，但却故意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

The Mexico Room 11:42 am

这地方非常好找，上 2 楼的左侧有指示牌，经过一个走廊即到。展厅门口拉着一根警戒带，表示这里已经被警方暂时封锁。带子前面站着一个穿着保安服装的白人男子，他自我介绍叫杰利。

“没错，斯蒂文先生已经打过招呼了，你们可以进去看看，但请注意不要损坏其他文物。”

调查员们可以注意到，展馆外面的走廊上有三扇双开门玻璃窗户，都是开着的。询问杰利的话，他会告诉你们，这些窗户晚上也是不关的。

展厅里面有许多的展柜，这些展柜都是上下两层，下层是木制的台座，上层则是各种形状的玻璃箱子，用来展示里面的文物和艺术品。

展厅里面是按照年代顺序来排列展出顺序的，这是个长方形的房间，一进门可以看到左手边有个牌子，上面标注着“古典时期”，这个隔间里展示着历史上划分成古典时期的墨西哥古代艺术品，包括一些泥人和黑色及红色的陶器。下一个隔间的标牌上写着“图拉帝国时代”，这里展示的是一些泥塑和粗糙的武器。右手边则是一个长隔间，标注着“阿兹特克帝国时代”，展品包括色彩鲜艳的陶器、不知所谓的浮雕以及一些古代乐器（手鼓、骨笛之类）。

在展厅的尽头，有一个单独的隔间，这里的标牌上写着“专题：墨西哥神话与宗教”，这个隔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个古代阿兹特克文明的首都特诺切蒂特兰的复原图，该图是根据当时进入该地的西班牙殖民军的随军传教士的叙述勾勒出来的，可信度很高。在这长图的两边，摆放着许多的古代泥塑神像，还有一些奇怪的石雕，大多是一些长的稀奇古怪的人，或者是一些象征性的图腾。

旁边的小桌子上摆着一些博物馆自印的小册子，讲述了一些墨西哥神话的基本概念，如果调查员翻翻这本小册子，他们会发现那个失踪的石雕被当作例子在册子里举出，其段落如下：

“在阿兹特克人使用的托纳尔波华利历中，特斯卡特里波卡是个有特殊意义的神祇，它的别称为‘吐烟的镜子’，又称镜子神。在古代墨西哥神话中，它代表着战斗和欲望，特诺切蒂特兰人在镜神的神庙旁建造学院，训练自己的战士。”

下面另有一段可以引起注意：

“特诺切蒂特兰人也崇拜科萨尔克亚特尔，它是墨西哥神话中的智慧神，是最重要



羽蛇神像

高25厘米、直径40厘米

墨西哥城出土

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藏

有奎特查尔凤鸟和响尾蛇合体而成的羽蛇神是亚美利加许多民族崇拜的重要神灵，他是传说中文明的缔造者。这位神灵在阿兹特克文化中称作“奎扎科特尔”，玛雅文化中称为“库库尔坎”，两个名字都是“凤鸟-蛇”的意思。阿兹特克工匠雕塑的这件作品表现了羽蛇的完美形象，是写实与神化艺术手法结合的最成功的范例。蛇头的后部刻着这位羽蛇神历法名的象形文字：“乌诺卡尼亚”。

的神之一。在墨西哥神话中，它是镜神的死敌，双方酣战不休。科萨尔克亚特尔的别称是羽蛇神，图腾是蛇。它的神庙被用来训练祭司、官吏和高级军官。”

被打碎的展台就在那张复原图的旁边 8 码的地方，玻璃碎渣到处都是，仿佛是从上到下大力拍打而碎似的。警方已经在展台四周画了白线，但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这里也没有留下明显的足迹手印之类的东西。如果调查员想找找打碎玻璃的道具，他们会一无所获。

当他们发现在这里只是浪费时间的时候，也许会想到去找那个首先发现此事的夜间保安了解一下情况。他们可以在任何人那里知道威廉的住址，然后花上 10 分钟驱车前往。

威廉·瑞奇的公寓

从一堆又一堆杂乱不堪的垃圾边走过，还要费神躲闪那些悬挂着的未知物体。在这个阴暗、潮湿，充满着恶臭气味的巷道深处，有一个楼梯通往瑞奇的公寓。

在敲了几分钟门之后，威廉·瑞奇会很不耐烦的出现。他大概 28 岁左右，蓄着大胡子，眼眶深凹，眼圈发青，一副看上去精神不振的样子。做为一个常上夜班的人，他对白天的访问者极其反感，这会严重打扰他的休息，所以他对调查员们的态度是恶劣的。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调查员肯掏钱，那么就皆大欢喜了。

根据态度的不同，瑞奇可能回答的问题如下，主持人可以自行选择回答哪些问题，哪些避而不谈或者加以误导。

能谈谈那天晚上的情况吗？

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见。那是晚上 9 点 10 分左右，我在 1 楼大厅里巡视，听到楼上响起了警铃，跑上去发现墨西哥厅的门是开的。我看到的跟你们现在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

难道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哪儿有那么多可疑的情况，你以为这是侦探小说吗。何况，我在窗户那里张望过了，没发现什么，再说警察不是也勘察过了吗。

你跟那个失踪的家伙熟吗？

你说埃米利安？（他耸肩）事实上，没人太在意他，他就像摩艾（复活节岛

石像)一样沉默寡言,跟谁都说不上话。我觉得他不像个法国人,倒更像个德国佬。啊,对了,他的时间观念很严格,从没见过他迟到过,也许他是个虔诚的教徒,谁知道呢。

你说他是个教徒?

应该是吧,我想你一定不知道前几年南加州风靡一时的新兴崇拜,那家伙戴着一条项链,我一看就是那种怪里怪气的风格。

除此之外,他无法提供更多的消息,而且他也不记得那种宗教的名称,不过这显然难不倒调查员们。如果他们没得到这条消息也无所谓,很快会有其他人提醒他们。

法国娇兰(Guerlain)将管状口红引进美国,販售对象主要为少数贵族,第一支金属管口红是由美国康乃狄克州华特贝里(Waterbury)的毛里斯李维和史柯维尔制造公司于1915年制造,属于大众化产品。1912年纽约市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示威活动中,著名的女性主义者都抹上口红,把口红示为妇女解放的象征。1920年代的美国,由于电影的流行,也带动了口红的流行,其后各类口红颜色的流行都会受到影视明星的影响,而带动风潮。但当时的口红是以肥皂为基底,使用起来并不让人感到舒适。最初的口红是膏状,与现今的唇蜜相似,子弹型的口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发明的。

埃米利安的公寓

调查员们可以从博物馆员工登记簿查到埃米利安的住址。这是一座干净整洁的三层小楼,公寓管理委员会会对调查员进行询问,以确定他们的身份和来意。报上馆长布伦特先生的名字可以迅速取得管理员的信任,否则他会拒绝调查员进入公寓。调查期间,他会一直盯着调查员并记录他们拿走的每样东西。

这个法国人的房间看上去整齐的过了分,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身数量就极少——都被堆放的整整齐齐,一眼看上去显得房间分外空旷。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双人沙发,一张书桌和配套的椅子,还有一个顶上兼作书柜的等身高大衣柜。顺便一说,这间廉价公寓使用的是公共洗手间。

如果调查员们细心一点,可以发现,这里的衣物和用具似乎只能供一人做最低的生活使用,衣柜内容寥寥无几以及同样单薄的书架,奇怪的是室内没有看见任何可以用来吃饭或者喝水的用具,而且同样奇怪的是在床头柜上摆着一个很大的镜子。镜子上用红色颜料潦草的写着“*Hurry up*”。如果仔细检查,可以发现该红色颜料是同色唇膏。

调查员们如果检查一下那些书,会发现一本名叫《阿兹特克神话》的小册子,里面有一页被撕掉了,那是第33页。根据边角的片段,可以猜测这部分应该有

一张照片，调查员们可以在书的末尾发现这本书是加州达苏里艺术出版社于 1926 年出版的，他们的电话和地址也附在后面。如果他们想偷懒，可以打个电话去问问第 33 页有哪些内容，请把下面的内容念给他们：

“第 33 页，嗯，找到了，‘我们并不知道，许多年前在阿兹特克人那里发生了什么，侵略者带走了一切。祭品是必不可少的，胜利者将被献给羽蛇神，骷髅神庙就是他们的归宿，那是至高的荣誉。’下面是一张照片，一块怪怪的石头。就这些。”

如果他们想搞清楚照片是什么，则必须弄到另一本《阿兹特克神话》，他们可以从书店订购，这需要 3 天时间；或者驱车去达苏里艺术出版社买一本，这将花去 8 小时以及 19.9 美元。照片不是很清楚，但很容易就能分辨出那就是失踪的石雕。看上去，似乎是在博物馆的展览厅拍下的。

如果他们想继续追查，将无迹可寻，这种小出版社把各类书抄集合出版炒冷饭赚钱的行为数不胜数，连编者都不记得这些资料从哪里弄来的了。

另外还有一本书值得注意，那本书名叫《**真神的信义**》，是一本掌上书，A6（105mmx148mm）大小，既没有出版社也没有作者的名字，印刷的也比较粗劣。内容则是一些蛊惑人心的宣传，里面提到了一位真神，但没有指出他的名字。重点在于，这位真神的使者近期将从墨西哥来美国传教。这个近期到底是指什么时候，联系上下文，应该是 1924 年左右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书里夹着一张硬纸书签，这张书页上有一段话下面用红色的墨水划了一条粗线。那段话是这样的：“**诚心献上的必将得福，诚心祈求的必将得到。**”

另外，调查员们会发现那充作书签的硬纸卡其实是一张名片，这是一张制作精美的高级名片，名片周围是一圈镀金镶边，底色为黑色，上面用银色墨水印着“圆石滩高尔夫球场 董事 艾尔通·凯文”，下面有他的办公室电话。

这时候，调查员们很惊讶的发现，厄尼通过门房（他挨个给调查员可能出没的地方打电话）给你们递来一句话：“有事发生了，回来再说。”

Hemingway Investigations Offices, 15:37 pm

侦探社的办公室一如往常那般凌乱，厄尼把桌上的杂物堆到一起，扔到地上，然后他弹了弹烟灰说：“就这样吧，都坐下。”虽然办公室里只有两把椅子，而且他屁股下面还坐着一把。

“我不想知道你们的进度，但是有些人就是那么不识趣。”他看上去很不高兴，当然，任谁被打断了约会都会不高兴的吧。“警方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或

者说，线索撞到了那些笨蛋面前的树桩上。”

说着，他甩出一张纸片，“布伦特那个老家伙通知了我，依我看这件事值得你们注意。警方在距博物馆两条街的一间旅社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本来是当做一般的命案来处理，可是死者居然是博物馆的人，你们现在去瞧瞧吧，警方应该已经撤离了。”

纸片上写着“乔治敦道 26 号早安旅社 507 房”，看上去好像厄尼的字迹。

The Morning Hotel, 16: 11 pm

乔治敦道离博物馆并不很远，调查员们来到这家旅店时发现这里并没有恐慌气氛。这是一家小型旅社，只有五层楼，附带一个小停车场和餐厅。旅店的主人米娅·帕梅拉（Miya Pamela）介绍说，她在今天一早发现 507 号房的客人没要早餐，也没人看见他，这跟他平时的习惯有所不同，在叫门无人应答的情况下，拿备用钥匙开了门，这才发现客人已经死了。她当时就报了警，但出于私心把影响控制到了最小，除了 5 楼的部分房客之外，其他人都不太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警局派了几个侦探和警员过来，他们封锁了现场，并询问了一些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宣布什么。已经知道的是，这位死者是加州美洲艺术博物馆的清洁工，名叫胡安·马库斯，因此警方很快就通知了博物馆的馆长斯蒂文先生，斯蒂文先生给警长打了招呼，特许调查员们可以进入现场。507 房间的门半开着，门口站着一位便衣侦探，他自称名叫乔（Joe），叼着烟斗，胡子修剪的很整齐。他奉命陪同各位调查员们勘察现场，并暗中监视这些“不受欢迎的”私家侦探。

帕梅拉太太不愿进房间呆着，她就站在走廊上，等待调查员们的询问。而警方侦探乔则呆在房间里对调查员们虎视眈眈，他不会给调查员们的行动做任何阻碍，但会记录他们干的任何事儿以及他能记住的对话，同时他不会允许调查员们拿走任何一样东西，但可以拍照。如果调查员们足够狡猾，可以利用人数优势引开他的注意力顺走一些小物件，也可以与他交涉取得极其有限的情报。

507 号房间和其他的房间没什么不同，有一个大的卧室，一个小起居室兼作会客厅，还有一个小洗手间，洗手间不带浴室，每层走廊上有男女各一间公共浴室，每晚 8 点到 10 点间供应洗澡水。

会客厅里有一些小摆件，看起来是被害人购置的，具有鲜明的墨西哥土著风格的小玩偶以及一些小陶器。茶几上有两个杯子，里面留有一些残留的冷咖啡，其中一个杯子上隐约可见朱红色口红的痕迹。客厅里有一个书报架，书报架上摆着一些近期的报纸，这些报纸上没什么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些没用过的优惠券，大概是街头派发的推销广告之类的东西，也一股脑的塞在书报架上。书报架旁边

的小桌上摆着一台收音机，打开收音机可以听到洛杉矶银河国际广播电台的播音，这是一个以美国移民为主要听众的电台。

会客厅有一个门通往卧室，还有一个门通往洗手间。卧室比会客厅要大一点，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和一个大衣柜。大衣柜旁边的衣帽架上挂着一套灰色风衣和礼帽，大衣柜里空空荡荡的，除了几个衣架就只有几双袜子和领带。双人床上铺着素色的床单，但床单上有很多褶皱，好像有人在上面剧烈的搏斗过似的，毛毯被甩在地上，房间里没有血迹。如果调查员们看看床下，会发现一个没拉上拉链的大旅行箱，箱子里装好了几套衣服和裤子，还有一些常用药品和毛巾茶杯等旅行用品，箱子里还有个撕破了的纸袋，里面装着 10 张 100 美元的崭新连号钞票和一张洛杉矶到苏黎世的船票，开船时间是 1 月 24 日中午 12 点。书桌靠在窗边，窗户是紧闭着的。桌上摆着几本书和一些白色的信纸，墨水瓶盖的很紧，桌上没有发现可以用来书写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位于北加州距硅谷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的蒙特利半岛南边的圆石滩海滨，也有翻译成“鹅卵石海滨”的。它在加州最漂亮的海岸风景线“十七英里公路”的南端。这里的景色美得令人窒息，路两旁一边是悬崖峭壁和峭壁下海浪汹涌的太平洋，另一边是掩映在古树参天的红杉林中亿万富翁和明星们的豪宅。1944 年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在这里拍《玉女神驹》（National Velvet）。1992 年莎朗史东（Sharon Stone）在这里拍劈腿漏阴的《本能》（Basic Instinct）。1968 至 78 年 70 多岁的张大千在“十七英里公路”南端艺术家聚居的小镇 Carmel（卡迈尔）和圆石滩一共住了 10 年，78 年才搬到台北去住了。

的笔。那些书大部分都是一些旅行日记类的休闲书，包括各类游记、旅店介绍和景点推荐，其中有一本是关于蒙特利半岛（Monterey Peninsula）的《半岛闲情》（如果他们没事翻翻这本书会发现关于十七英里公路（17 Miles Drive）和圆石滩高尔夫球场（Pebble Beach）的大幅介绍），其他的都是关于圣迭戈的书或杂志；还有一本名为《墨西哥风味家常菜》的菜谱；在此调查员们会发现一本他们见过的书：《阿兹特克文明》，这本书没有被撕毁的页面，因此他们可以看到那张石雕的照片。在照片的旁边潦草的写着一个单词“噩梦”（Nightmare），后面还跟着几个惊叹号。书桌有一个锁着的抽屉，一个成功的开锁技能可以打开它，乔看到了也不会说什么，但他会非常关注抽屉里有什么东西。如果调查员们把抽屉拿出来，会发现在抽屉座的尽头贴着一个信封，但如果他们只是拉出一部分则没法发现这个信封。

抽屉里有这么一些东西：一本圣经、一本日记、一把钥匙、一个皮夹、一些账单以及几只钢笔。圣经是那种教会印制的简装版，似乎经常有人翻看，边角磨损的很厉害。在约翰福音之章，夹着一个书签，那里有一句话被红线勾勒着：“**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皮夹是空的，没有钞票，里面只有几张名片，计有布伦特·斯蒂文的檀香名片

一张，上面印有老头的办公室电话；早安旅店的名片一张，上面印有旅店的地址和电话；加州玫瑰酒店的名片，上面印有一个女性的名字“玛丽”和一个电话；还有一张调查员们见过的“艾尔通·凯文”的镶金名片。

账单，很明显，是一些酒吧和歌厅的消费票据，上面的戳都是加州玫瑰酒店，时间是圣诞节到今年年初期间，总计花费 198 美元。

日记本很薄，里面内容不多。有很多的篇幅都是琐碎的日常记事，由于记录者笔迹潦草，通读这本日记需要 3 小时，一个成功的图书馆利用检定可以把通读的时间缩短一半。在日记后半部分，调查员们读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

“12 月 24 日，快到圣诞节了，我得去看看玛丽，但愿她还记得我。”
“12 月 25 日，买了一些礼物，我的钱不多了，看来不得不动用那笔钱了。”
“12 月 26 日，跟玛丽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她还是那么美。”
“1 月 1 日，不行，我得办正事了，不能沉迷。”
“1 月 22 日，要赶紧动手，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月 23 日，失败了，东西失窃了，我得离开这里，晚上约了玛丽，我该怎么跟她说呢。”

日记到此结束。

那把钥匙看起来是很古老的钥匙，上面有一圈麦穗状的花纹，柄上刻有“AI”两个字母。

如果调查员们发现了那个隐藏的信封，他们会在信封里发现一个字迹潦草的纸条，纸条上写着“耶格（yig）来了，它将要杀死我，去找玛丽，赶快。”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破碎的银牌，这个银质的半圆形薄片似乎是从中裂开的，上面有几个模糊且难以辨认的花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比一下纸条，可以发现是从桌上的信纸撕下来的，撕碎的其他部分可以在废纸篓里找到，但没什么意义。如果调查员们注意到桌上的信纸，他们会发现在纸上有一些划痕，很明显有人用力的在纸上写了点东西，但那页纸被撕掉了。有意义的部分装在信封里，其他的空白部分丢在废纸篓里，他们可以用铅笔涂上那些划痕来知道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这可以作为没有拿到那个隐藏信封的补救手段，但无法用来取信于玛丽。

洗手间里没有窗户，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线索，马桶盖是盖着的，洗手池里的水都满的溢出来了，池底的塞子塞的紧紧的，洗手池的水管也关的很紧。洗手间里的镜子也很干净，没有乱涂乱画的痕迹。

调查员们可以与乔交谈，但他不会提供很多有用的信息，反而会试着套取情报。不过，死者的相关信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

警方得到报警，来到现场的时候，发现被害人已经死亡。死亡原因是勒颈窒息而死，死前应受到极大惊吓，现场有搏斗痕迹，但没有留下血迹，也没有发现

凶器。死亡时间大约在夜间，具体不太清楚，还需要等待法医鉴定。其他的情报，乔闭口不言。

从房东太太处可以得到更多详细的情报，不过她的情绪极不稳定，如有人做了一个成功的心理学检定会发现她做为杀人现场第一目击人受到了极大的惊吓。心理分析可以帮她稳定情绪，但无法彻底解决这事。

下面是调查员们可能提出的问题，实在答不上来的问题可以让可怜的房东太太歇斯底里发作来略过。

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噢！太可怕了！（抽泣）我从早上起就没看见胡安先生出来用餐，我担心他可能是病了，于是就去敲门，谁知没人答应我，可怜的胡安先生啊！（开始哭泣）后来，我跑去拿了备用钥匙，然后开了门，噢，可怜的胡安先生！（使劲儿擤鼻涕）他死了！噢，他是多么和善的一个人哪！谁会想要杀他呢？太可怕了！（接着开始琐碎的唠叨）

您发现胡安先生的时候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他死了，就那么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太可怕了！他的脸发青，眼睛鼓的大大的，噢！他一定死不瞑目！（抓住调查员的衣服）对了，我进门的时候，卧室地板上有点湿。我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不要把水倒在木地板上，可是总有人这么干，我真受够了。（开始自言自语）

那么胡安先生昨天晚上有什么异动吗？

昨天晚上他回来的很早，在餐厅吃过晚饭之后他就上楼了。后来玛丽小姐来找他，呆到8点过一点就走了，走的时候还跟我打了招呼来着。然后我上楼去送票，对了，那时候他要的船票来了，他说他要去欧洲呆一阵子。我看他有些心不在焉的，就安慰了两句，他也没怎么搭理我。哦，可怜的胡安先生，他是个好人，小费给的特别多，他真是个好人！

玛丽小姐是什么人？

噢，你说玛丽小姐，她可能是一个应召女郎。我知道的不多，她应该是胡安先生的新欢，他们大概是从圣诞节那时候开始好上的。

你知道胡安先生是做什么的吗？

谁知道呢，我不关心房客们的职业，只要他们按时付房租就行。但你知道老人家总有些好奇心的，据我所知他在某个博物馆工作，那地方名字挺长的。你问房租多少？噢，一点也不贵，每周房租 350，外加水电费若干，饭费自理。

胡安先生的日常行程是怎样的？

他每天早上 7 点吃早餐，然后看看报纸，8 点准时出门上班。中午回来吃饭，下午有时候出去转转，但大部分时间都呆在房里，晚上通常出去玩，最晚 11 点回来。基本上，天天如此。

胡安先生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他有钱，但并不大手大脚的乱花，吃饭穿衣都很节俭。去年圣诞节买了不少东西，大概是因为迷上玛丽小姐的原因吧。平时爱看点书，有时候会出门旅行几天。他也很信得过我，昨天我还帮他兑了一张 1000 美元的支票，他给了我 20 美元的小费。没错，他是挺大方。（如果给她看那些连号钞票，她会告诉调查员这是她兑的）

你说他曾出门旅行？他去哪儿了你你知道吗？

是的，去年 11 月 23 号，我记得很清楚，感恩节前一天，他说去了旧金山。24 号我还给他送了一盘火鸡肉呢，我们这里的每个房客都有，我每年都免费赠送。这些可怜的异乡人住在我这儿，我就得把他们照顾好，不是吗。

胡安先生是什么时候入住的？

我想想，嗯，是在去年独立日之前的事了，大概是 6 月份吧。

平时有亲戚朋友来拜访他吗？

不，他不是本地人，也没什么朋友。他住在我这儿这么久，从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也没人给他寄信来。

旅店大厅里有电话，调查员可以打电话给布伦特·斯蒂文询问一些事情，他正准备下班。也可以直接去博物馆找他，他还没走。如果调查员决定先去加州玫瑰酒店，那么当他们回来会发现博物馆关门了。

The Rose of California

加州玫瑰酒店同样位于英格尔伍德区，距早安旅店大约 10 分钟车程。这里到了晚上夜幕降临才会热闹起来，现在这个时间没什么人过来玩。

门口有着 “The Rose” 霓虹灯招牌，不过还未点亮。

在这里找到玛丽最快的方法是拿那张名片给门口的保安，或者打那个电话。总而言之，调查员总会见到玛丽。她是个漂亮姑娘，当调查员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化妆，眼影涂的很重，有很浓的香水味。玛丽会直截了当的询问来意，她也知道这个时候来的通常不是顾客。她在回答问题时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态度。

你认识胡安·马库斯吗？

(听到这个问题，她会先打量调查员们一下，然后再回答。) 是的。

他死了。

我知道。

你知道？

他说过，他可能会死掉。

他有说过原因吗？

没有，他说有人要杀他，但没说是谁。

你跟他什么时候认识的？

去年认识的。

具体时间呢？

圣诞节左右吧。

如果调查员拿到了日记，可以出示给玛丽看，或者举证（照片），否则她不会承认。

好吧，我们之前曾经认识。1923 年夏天的时候在欧洲，西班牙萨拉曼卡 (Salamanca)，我想那些事情你们没兴趣知道。

他迷上你了？

也许，他花了不少钱，但最近没来了。

他昨天约了你？

是的，他打电话约我到 he 那里去，我坐了一会儿，他说了一些我听不太懂的话。

你能复述一下吗？

抱歉，倾听客人的话并很快忘掉是我们老板的工作要求。

但你应该记得一部分？

(叹气) 我真的不记得了，特别是那些无法理解的东西，我更不会去记它。

他是否交给你一些东西？

不，除了钱之外。

你确定他没有给你任何东西吗？

(她又打量了一下调查员) *Flúidos corporales* * ？

* 西班牙语：体液 (Body fluid)

他是否对你有所承诺？

没错，他说办好一件事后就娶我。

什么事？

他没说。

如果调查员出示那张纸条，或者纸条的照片，玛丽的态度会有所不同。
yig ? 似乎他说过这个词，抱歉，我无法想起更多。

如果在出示纸条后拿出钥匙，玛丽会犹豫一会儿。然后，她从床下的皮箱里拿出一个小箱子，那是一个装饰华丽的西洋首饰盒，然后她示意调查员们可以闪人了。

我想，我已经为他做了最后一件事，你们走吧，我不想再看见你们了。



箱子外面镶嵌着一些人造珠宝，这个首饰盒大约价值 600 美元。这个盒子可以用那把钥匙打开，里面有一本记事本。

读完记事本的内容需要 1 小时。值得注意的内容如下：

“12 月 6 日，自从两年前回到美国，我就有一种恐惧感，那些家伙就在我身边，这种感觉始终包围着我，令我沮丧万分。今天，我偶然间似乎看到了个熟人，当我追过去的时候，又找不到那个人了。天哪，但愿是我眼花了。”

“12 月 17 日，好多天了，一直没见到那个家伙，从服装上看，他似乎是个内部保安，但我无法接触到员工表单，除非我亮出身份，不，这绝对不行。”

“12 月 22 日，快到圣诞节了，自从抛弃家人来到美洲，我就没有安心的度过一个宁静的圣诞节，它与我无缘。这是报应。”

“12 月 26 日，我研究了很久，这里的保全设施很完善，除非会飞，要不然想不惊动保安拿到那东西根本不可能。我真后悔，没想到当年那个破烂的博物馆如今会变成这样，都怪布伦特这个老东西。”

“1 月 2 日，我发现了！见鬼，布伦特肯定知道点什么。他居然会知道那石头的秘密，这不可能！我要疯了，它会给他带来灾祸的，我该怎么办。”

“1 月 21 日，噢，上帝啊，我看见他了！看见他了！是安东尼！我死定了！他发现我了！”

“1 月 22 日，我得想个办法，安东尼一定是知道了石头在这里，真该死！我必须行动起来！不能再犹豫了！”

“1 月 23 日”，完蛋了！今天一早，石头不见了！安东尼先动手了！我死定了！他不会放过我的！他们要来了，我得离开这里！

California America Art Museum

当调查员来到博物馆之后，布伦特会询问起早安旅店的事，调查员可以趁机问一些问题。由于警方不会允许调查员带走任何物品，因此他们可能没有拿到纸条，也可能没拿到记事本。如果拿到了记事本，出示给馆长会使他更容易吐露隐情。

死者是一个名叫胡安·马库斯的人，您认识他吗？

我听警方提到了这个名字，当时我就查了一下，他在我这里当清洁工，是去年 6 月份来的。今年开始负责主楼的清洁工作，我没见过他，雇用清洁工不属于我的工作范畴，是勤务处负责的。

您接手博物馆后改善了保全设施是吗？

是的，你们知道，这里虽然小了点，但也是有一些珍品的。为了以防万一，我请专业人士重新设计了安保设计，这一套设施花了不少钱呢。迄今效果良好，除了这一次以外。

失窃的那个石雕有什么秘密吗？

（当调查员问出这个问题，馆长会变得紧张激动）开玩笑，一块石头能有什么秘密，我请你们来不是来盘问我的，赶紧把东西找到，然后拿钱走人。其他的事跟你们没关系。

据我们所知，这个胡安似乎认识您？

我说过了，我不认识他。

您认识艾尔通·凯文吗？

当然，加州最有名的高尔夫球场的董事之一，他是个百万富翁，喜欢收集古董。他是我的客户之一，这案子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时候如果调查员把名片的事情说了，那么）好吧，如果这样你们可以去找他，他住在旧金山，地址在这里。你们最好晚上去，他白天通常都在球场。当然，你们也可以去球场找他。不要说是我要你们去的，如果他不见你们，再报我的名字。

您认识一个叫安东尼的人吗？或者说保安当中有一个叫此名字的？

不，我不认识，也不清楚，你们可以去查员工登记簿，我记得给了你们权限。

您知道加州玫瑰酒店吗？

那是什么？应召夜店？我一把年纪了，不去那种地方。另外，对一位绅士，你们的询问应该更加礼貌一点。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的客户都给得罪光了。

（拿出那把古老钥匙）您见过这种东西吗？

哦，很明显，这是把钥匙。应该是 18 世纪的产物，一般用在某些首饰盒或者珠宝箱上。嗯？（调查员可以发现当布伦特看到那两个字母后沉思了一会儿）抱歉，我没有更多的线索了。（一个成功的心理学检定可以发现他隐瞒了一些东西）

(拿出半个银牌)这个东西呢？

很有趣的玩意儿，从工艺风格上看，似乎是玛雅时期的印第安风格。（他拿着放大镜端详）我似乎在哪儿见过类似的东西，但一时想不起来了。

顺便问一下，清洁工的薪酬是多少？

每周 300 美元，保险自理。每天上午 8 点半到 11 点半闭馆期间是工作时间。

如果调查员拿出记事本，布伦特会仔细的看看那些重点，然后他会很沉默的思考一段时间。

你们想知道什么？

您认识这个胡安·马库斯吗？

我没见过他，但我猜测他跟阿方索·埃里斯托应该有关系。他们可能都是西班牙人。

您认识阿方索·埃里斯托？

是的，那时候我担任副馆长，那块石雕是我亲眼看着放进博物馆的。

石雕到底有什么秘密？

具体还不清楚，只知道跟某个教派有关。（隐瞒了事实）

您听说过真神教吗？

没有，从没听过。

您信教吗？

我是新教徒。

关于安东尼？

抱歉，我的确没印象。

如果调查员去查员工登记簿，那上面可能会有名叫安东尼的，但绝对不是他

们所要找的那个人，具体有没有，主持人可以自行决定。

Pebble Beach Golf (<http://www.pebblebeach.com/>)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距离洛杉矶大约 360 公里，调查员可以开车过去。不论是白天到球场，还是晚上到旧金山，调查员想要见艾尔通都得预约，而且还得告知来意。调查员们必须掏出布伦特的牌子才能见到艾尔通本人，若是拿出那种镶金名片只能见到他的秘书，要是连名片都没有那谁也不会搭理他们。

艾尔通很忙，他只给调查员们十分钟时间，且以后不会再接见他们。

您认识胡安·马库斯吗？

不，没听过。

您认识埃米利安·纳隆吗？

也没听过。

可他们都有您的名片？

很多生意上的伙计都有我的名片。

他们一个是保安，另一个是清洁工。

有意思。

您想起什么来了吗？

不。

那您认识阿方索·埃里斯托吗？

认识。

什么时候认识的？

很早，十几年前的事了。跟你们应该没什么关系。

最近见到他是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感恩节。

他来找你有什么事？

跟你们一样。

什么？

问些该死的问题。

他问了些什么？

关于一块破石头，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关心它。

什么石头？

一块石雕。

很多人？还有谁？

还有安东尼。

安东尼是谁？

安东尼是一个有钱人，他买了不少古董，前几年常来打球，但最近没见他了。

安东尼住在哪儿？

圣迭戈。具体地址问我的秘书。

如果调查员有胡安或者埃米利安的照片，艾尔通会认出他们来。在他不耐烦的走开之后，调查员可以从他的秘书那里拿到安东尼·托马斯的名片。名片上印着他的头衔“加州印第安艺术品收藏鉴赏公司顾问”以及圣迭戈的地址“湾岸公园路 30 号”和电话。

The Police Station

如果调查员们去警察局询问案情，铁定会吃白眼，警方会对他们冷嘲热讽，不会提供任何情报。他们对布伦特老头请这帮人来捣乱已经烦透了。

San Diego

圣迭戈湾岸公园路 30 号，靠近圣迭戈湾的繁华地带，附近有两座公园，背靠闹市区，但本身所在的街道比较安静整洁。该地址是一座私立博物馆，名为“加州印第安艺术博物馆”。

该博物馆每天下午 1 点开放，下午 5 点闭馆。街道对面的尾门公园(Tailgate Park) 开有一个咖啡厅，可以从厅内看到博物馆大门。

调查员们可以伪装成参观者进入博物馆，博物馆只有一层，且只开放前半部分，大厅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暗红色的帷幕拦住，两名保安站在那里阻止每个靠近的参观客。前半大厅的展品不多，基本上都是一些古代墨西哥的工艺品和古代器皿还有一些祭祀用品。在调查员观察期间，整个博物馆没有任何参观者进出。如果有考古类技能的调查员，对这些展品进行了成功的检定的话，会发现这些东西大多数都是赝品，即便有真品也是些不值钱的东西。

调查员可以围着博物馆的外墙转一圈，他们会发现一道后门，但后门也有保安守卫，后门保安不会允许任何人进入博物馆，他们会把接触过的调查员的外貌用暗藏的摄像机记录下来。后门挂着另外一副牌子“加州艺术品收藏鉴赏公司”。

调查员可以拿着安东尼·托马斯的名片要求见他，安东尼会在他的办公室接见调查员。或者他们可以打电话询问一些事情，但无论如何这些行为都会打草惊蛇。

安东尼会回答的问题不多，很多问题他会含混过去，甚至给出相反的答案，问得越多他疑心越大，一旦他觉得有必要，那么他会给同伙暗示，送上含有迷药的咖啡。

询问的语句中不能出现诸如“石雕”、“美洲艺术博物馆”、“埃米利安”、“胡安”、“阿方索”等名词。关于与艾尔通的关系，他会说成是收藏界的朋友关系，事实也相去不远。

如果调查员一开始就声称受托寻找石雕，安东尼的同伙会立刻拿加料的咖啡送给他们，一旦饮下这些咖啡，调查员会昏迷然后被真神教的教众带走，不喝咖啡的家伙会被用枪指着打晕。外面守候的调查员可以试着跟随教众的汽车，一个成功的汽车驾驶检定可以不让教众发现跟踪者，否则他们会在到达郊外农场后被其余的教众伏击。

这些教众会把昏迷的调查员带到距圣迭戈 30 英里远的地方，这地方已经越过了边界线，大约在墨西哥的圣帕特里克(San Patricio) 附近，这里有个荒凉的农场，附近是大片的树林和原野，距海岸线只有有几英里远。

如果调查员全部被抓，则他们会被当做祭品，在几天后的夜间死掉，见牢房

部分。否则的话，进入农场剧情。

如果他们打电话询问一些事情，可能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安东尼会带走一些教众，驾车前往圣帕特里克的农场，依然要做一个成功的汽车驾驶检定，否则被发现。其他同上。

M1921

M1921 是汤普森冲锋枪首次大量生产的版本，柯尔特为 Auto-Ordnance 公司生产了共 15000 支，它的原本设计更似运动步枪，装有烤蓝刻纹枪管、木制前握把。M1921 采用半后座、延迟闭锁系统（Friction lock、又称 Blish lock）设计。M1921 的生产成本昂贵，当时的零售价为 225 美元，主要在于高质量的胡桃木制枪托、握把、前握把及微细部件制作方法困难。M1921 亦经常出现在关于 1920 至 30 年代美国黑帮影视作品中。

空枪重：4.4 公斤（9 磅 12 安士）
全长：808-909 毫米（31.8-35.8 英寸）
理论射速：800 发/分（实际约 225-300 发/分）
供弹方式：20 或 30 发弹匣、50 或 100 发弹鼓、18 发 0.45 Peters-Thompson shot 弹匣
有效射程：200 米

如果没有急着进入博物馆，他们可以试着在夜间潜入。博物馆内夜间有教众驻守，但可以想法避过。东北角的房间，即白天安东尼的办公室内可以发现一扇锁住的密门，这扇密门被窗帘挡住，如果不拉开会误认为后面是窗户。密门后面是一个敞口柜子，柜子里放着 1 把芝加哥打字机及附带的几个装满子弹的弹鼓，另外还有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是南加州宗教管理局的认证证明，证明真神教有在南加州传教的资格云云，另外一份是资产转移证明，有大约价值 150 万美元的现金和固定资产由一个名叫美洲共同发展基金会的组织无偿捐赠给加州印第安艺术博物馆，最后一份是资产证明，证明西斯农场及其附属地均属于真神教所有，其地址在墨西哥圣帕特里克附近。

因为安东尼在密门上设立了警报，无论如何，在打开密门的 5 分钟之后，驻守的教众就会发现入侵者，如果调查员速度够快，他们可以在教众合围前逃出后门，但如果他们太磨蹭，那么就会被包围。

他们可以选择用武器与教众对战，教众使用威力较强的左轮手枪，人数在 3-5 人左右；或者他们可以逃往前门。从走廊过去 30 米左右就是展览大厅的门，门是关着的，但没有锁。调查员越过此门后教众就不会再追了。

展览大厅的后半部分大概 40 平方米左右，与前半部分以红色帷幕隔开。整个空间都被涂成红色，当然在夜晚看来跟黑色差不多。厅里没有灯，空空荡荡的，在正中间有一具半人半蛇的雕塑，高约 3 米，下半身是蛇，上半身是人，但头部是蛇头。

调查员进入房间没多久，那具雕塑就会还原成 yig 之子开始攻击他们，目睹

雕塑蛇人化的调查员会失去 1/1d6 点理智。调查员可以用武器攻击 yig 之子，但 yig 之子若受伤则会使用蛇之诅咒，使攻击它的调查员身体出现蛇化。如果调查员要逃离，可以从展厅前门走，那个门只是从里面锁住了，可以很轻易地打开。蛇人不会离开博物馆。

蛇之诅咒：初期症状是蛇鳞状皮肤，可以在身体的任何地方出现并伴随疼痛，8 小时后开始蔓延，24 小时后指甲尖锐化，36 小时后开始脱发，48 小时后全部掉光并出现瞳孔变形，一周后全身覆满鳞片并死去，其间伴随剧烈疼痛和幻觉，每种症状发作时均会失去 1d4-1d10 点理智。

调查至此，如果调查员试图报警，警察不会重视这件事。如果他们是打电话报警并留下地址，那么圣迭戈警局内奸会通知教徒来抓住调查员们并带往农场。

The Farm of Sith

西斯农场占地有好几十亩，核心区域有一个农庄，十来栋房子、车库、谷仓、磨坊和一个大广场。农庄以 1 米高的栅栏围住，前后开了 2 个拱门。拱门的牌子上用西班牙语花体字写着“sith，马尔科的产业，非请勿入”。

远距离观察可以发现田地荒芜，杂草丛生，根本没人打理农田。只有一条北方的路通往农庄前门，农庄四周有许多低矮的灌木可以用来接近。



如果调查员是跟踪车队来的，那么大门处的小房子里会有一个教众守着，他会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并试图驱赶调查员，如果他觉得可疑，会按下警铃，农庄靠近大门的警卫房里会出来 3-5 名教众试图抓住调查员。如果调查员莽撞的进行近距离侦查而打草惊蛇，不论结果如何，农庄的警戒等级都会提高。

如果调查员驾驶检定失败被发现，一群教众会在灌木丛里埋伏，当调查员的车经过时会被抓住，然后被关进牢房。

如果调查员是根据文件的地址找来的，那么安东尼将不在农庄里。中午或黄昏时分，由于教众集体进餐，农庄的警戒会减到最低，但不论如何，只要调查员够小心，他们都可以潜入农庄。

他们可以在谷仓或者磨坊里躲藏到夜间再出来活动，谷仓和磨坊都是空的，荒废很久了。车库是有教众驻守的，而广场中央的大房子更是警戒森严。如果他们白天就鬼鬼祟祟的在农庄里活动，有很大的可能会被发现，主持人可以要求他们进行幸运检定来判断是否被发现。

其他的房子基本都住着教众或是存放物资，只有中间的大房子才有线索。那间大房子在中午和傍晚会进行集体进餐，否则只有在集会时才使用。大房子有一个双开的大门，还有一个锁住的后门，当然调查员也可以从窗户里翻进去。

不论如何，当他们进入大房子之后，会发现这间大房子一楼中间有一个大厅用来集会，大厅四周则是回廊，回廊上挂着大量的镜子。后门附近有个楼梯通往 2 楼，2 楼也很空旷，在房间一角有帷幕隔着，相对的另一角则是另一个往上的楼梯。

如果他们扯开帷幕，会发现帷幕后面有个石头雕成的类似祭坛的东西，祭坛上摆着一个石碑的残片，石碑上没有任何可辨认的字母，都是莫名其妙的花纹以及线条。如果有人触摸那些线条，会进入一个短暂的幻觉中，主持人可以把以下内容单独念给他听：

“你感到一阵恍惚，似乎四周的色彩发生了偏差，它们扭曲起来，过了很久才渐渐稳定。你发现四周充满了稀薄的灰色雾气，这叫你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的走了很久，你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影子，那个模糊的影子扭曲着，不断的有粘稠的黑色液体从它身上滴落，有气泡状的东西从它身上爆裂，但你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一片死寂。紧接着，雾气散开，你看到了它，那是面镜子。一个广大到无边无沿的巨大镜子。”

这段幻觉会持续 1 秒钟，旁人看起来他只是恍惚了一下，而第二个触摸的人不会感到有任何异常。这个幻觉会使调查员失去 1d4 点理智。

对角的那个楼梯是向上的，但这楼其实只有 2 层，如果调查员沿着楼梯走上

去，他们会进入一个一侧挂满镜子的长廊，看起来跟 1 楼的回廊很相似，但没有窗户。

从最靠近楼梯的镜子开始，一直到尽头的大门，一共有 100 块镜子，如果有人仔细观察那些镜子，他们会发现镜子中映照出来的调查员相貌会越来越老，从楼梯口的本来样子，到大门时就会变成骷髅，但衣着不会改变。注意到这一点的调查员会失去 1 点理智。

那个大门是石头制成的，门上也有很多奇怪的花纹，但不会引起幻觉。它不是很重，也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大门后是一个石头密道，还有向上的台阶，密道两侧的墙上插着火炬，但没有点燃，密道里空气很好，沿着密道上去会看到天光，然后就可以进入一个平台。

当调查员进入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将无法再返回农庄。

这个平台位于一座墨西哥式金字塔的顶端，长宽各 50 米左右，平台正中有一个祭坛，祭坛上供奉着那块他们追寻已久的石头。一般情况下迪亚·托马斯总是在这里，调查员出现后他会迅速结束仪式，而暴走的仪式将会把他变成怪物。如果安东尼回来农庄，那么他也会在这里出现，暴走的仪式会将他们俩都变成怪物。

调查员会看到如下景象：

当你们步入这个平台时，在祭坛的那边，一个墨西哥人正在手舞足蹈，并吟唱着低沉的邪教颂词。当他看到你们出现的时候，突然拿出一把匕首在胸口划了一道口子，血喷在石头上，那块石头冒出了许多气泡状的东西，然后开始长大并爆裂，同时冒出许多灰色的雾气，很快你们就完全看不见祭坛了。接着，你们听见一阵闷闷的爆裂声，仿佛是有个手榴弹在汽油桶里炸响，然后雾气开始收缩，你们发现那个墨西哥人不见了，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是一大坨灰黑色的泥型怪物，那个怪物的身体上——如果那一大坨能叫身体的话——长了许多眼睛，还有一张脸在泥里若隐若现，同时还从那些泥巴里伸出许多触手来。

如果安东尼也在，那么他们会看到：

在另一边，雾气散去后，出现的是一个高约 5 米的巨型蛇人，它有着黄宝石一般的瞳孔，嘴里吐着蛇信，发出一阵低沉刺耳的噪音。

泥型怪物是对物理攻击免疫的，蛇人的噪音攻击会对所有位于 30 米之内的调查员造成 3 点伤害。看到它们任意一个的调查员会失去 1d12 点理智，看到两个则是 2d8 点。

调查员可以强行把石头从祭坛上拿下来，但有可能被怪物击中，被泥型怪的触手（触手 70%）打中的调查员会失去 1 点 POW，如果被触手卷中（卷 40%）

则会被拉进泥里，1d4+2 轮后就会被消化掉。要救出被吞的调查员必须击中泥里的那张脸，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攻击都可以，这会使得泥怪吐出调查员。在泥怪里，每轮会受到 1d4 点腐蚀伤害。

如果调查员们要逃跑，可以往金字塔下面跑，来时的密道石门已经出不去了。泥型怪物会在 1d20+10 分钟内自行崩溃，而蛇人则不会。但蛇人不会离开祭坛的平台范围。

从金字塔到最近的墨西哥城镇步行要 6 小时，然后可以搭火车回圣迭戈，火车要开 16 个小时。

不管他们有没有拿到石头，都必须向厄尼或者布伦特报告，根据他们的表现，可以得到每人 400-1200 美元的报酬。如果拿到了石头，布伦特会额外支付每人 1000 美元。

Jail

农庄的牢房在后门附近，如果调查员运气很差全被抓进牢房，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衣服，但武器和工具全部被没收。如果他们够聪明，会在衣服里缝上一些小工具，那他们就可以趁夜晚开锁溜出来。如果他们没有工具，那么会在 28 日夜间当做祭品杀掉。

如果有个别调查员没有被抓，他可以试着营救。牢房在夜晚是没有守卫的，那个时候可以放心的行动。

Epilogue

没有拿到石头的结局：

1 个月后。

你们从报纸上看到，加利福尼亚美洲艺术博物馆馆长布伦特·斯蒂文先生突发心脏病死亡，按照其遗嘱，所有财产均捐赠给慈善机构。

拿到了石头的结局：

1 个月后。

你们从报纸上看到，加利福尼亚美洲艺术博物馆通告，由于个人原因，馆长布伦特·斯蒂文宣布辞去所有职务，新任馆长人事安排将由董事会另行通告。报上附有一张照片，是布伦特·斯蒂文登船去欧洲前的照片，你们发现那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头发油亮，眼睛有神，满脸的皱纹都不见了。

Settlement

调查员在完成任务后根据表现可以得到一定的理智恢复。

拿到阿方索的隱藏信封	1d4
拿到瑪麗保管的首飾盒	1d4
在聖迭戈見過 yig 之子	1d4
經歷過石碑幻境	1d2
目睹泥怪崩潰	1d8

Library

调查员可能用到的图书馆关键词如下：

特斯卡特裡波卡石雕像

有一些猎奇杂志收录了这个东西的图片，看起来跟布伦特给你们的照片差不多。其介绍比博物馆小册子还简略，唯一值得注意的只有一份医学报告提到一些看过石头的人曾出现幻觉的案例，但那份报告语焉不详，且只有几张残页，字迹潦草几乎无法辨认。

阿方索·埃裡斯托

西班牙人，生于 1874 年，曾做过西班牙人报记者，1900 年来到墨西哥后失踪。1909 年现身于洛杉矶，并将一块石雕捐赠给美洲艺术博物馆，之后返回欧洲，再无消息。

特斯卡特裡波卡

又名吐烟的镜子。中美诸神之一，与羽蛇神为死敌，据说化身为印第安人形象。

科薩爾克亞特爾

即羽蛇神。中美诸神之一，智慧之神，形象为长有翅膀的巨蛇，也有传说曾化身为白人男性。

真神教

世界上叫真神教的宗教有 35 个，墨西哥的只有一个。创立人为迪亚·托马斯。具体事例不详。

迪亞·托馬斯

无资料。

艾爾通·凱文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董事之一，百万富翁。名下有数以百计的公司和事务所，其业务主体是运动场地及器材、娱乐场所、电影投资、食品制造等方面。个人在旧金山有 2 家私人博物馆，分别经营油画和古代陶瓷器。

耶格

在某些神秘学报告中曾有人提到这个名字。蛇人之神，曾一怒之下毁灭一个城市的狂暴神。有许多生活在地底的蛇人崇拜着祂，其形象是人型蛇头带蛇尾的巨人。

加州印第安藝術品收藏鑒賞公司

即加州印第安艺术博物馆。位于圣迭戈的一家经营印第安文物的博物馆，但藏品不多。这家博物馆在业内并不是十分有名，曾有人怀疑这家博物馆收取赃物，但最终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美洲共同發展基金會

注册地在新奥尔良。其宗旨是保护美洲文化，资助经过筛选的文化公司和博物馆。其他资料不详。

蛇之詛咒

有部分医疗报告指出曾有这种奇怪病症的案例，但没有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法，其中有些报告提到蛇毒血清可以延缓鳞片化。另外一些神秘学文献则指出，如果有一种奇形怪状的石头，配合一些仪式就可以延缓甚至阻止诅咒的蔓延。但文献没有说明仪式的内容，也没有那种石头的具体描述。

幕后信息

布伦特·斯蒂文在很多年前就因接触噩梦之石产生了奇怪的幻觉，他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这种石头，其足迹甚至遍布整个北美洲。随着年纪的逐渐增长，他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他决定冒险使用仪式来延缓衰老。但是就在他即将进行仪式的时候，石头被窃了。心急如焚之下，他委托了一个老朋友厄尼来寻找这个石头，于是调查员们登场了。

阿方索从真神教把石头偷出来，但被迫的很紧，于是他想到金蝉脱壳，把石头捐赠给了一个破烂的私人博物馆。在欧洲避风头之后，他又回到美洲想把石头拿回来，但是布伦特已经发现了石头的秘密，他加强了保安措施。于是阿方索化名胡安·马库斯进入博物馆企图偷出石头，但他的运气显然用完了，在博物馆里他见到了安东尼，安东尼也发现了他。

最后石头被安东尼派 yig 之子偷走，而后再叫 yig 之子变形从水管中进去干掉了阿方索。然后安东尼回到了圣迭戈并把石头给迪亚带回圣帕特里克。

最后，如果调查员要治疗蛇之诅咒，必须拿到噩梦之石，布伦特可以通过仪式来治疗这种诅咒，但他不一定愿意这么做。

Data

Yig 之子，扭曲的蛇人

移动：	10 / 游泳 12
耐久：	28
平均伤害加权：	+1d4
武器：	钩爪 45% (1d6+伤害加权) 尾扫 25% (1d6+伤害加权)
装甲：	1(皮肤和鳞)
咒文：	蛇之诅咒
理智值丧失：	0/1d6

泥臉怪，心智混沌的怪獸

移动：10 / 游泳 20
耐久：69
平均伤害加权：+1d6
武器：触手 70% (伤害加权+1 点 POW 丧失)
卷曲 40% (吞没并造成 1d4 点腐蚀伤害)
装甲：0(无定形体)，每轮恢复 2 点耐久，物理免疫
咒文：无
理智值丧失：0/1d12

巨型蛇人，羽蛇神的仆從

移动：12 / 游泳 12
耐久：58
平均伤害加权：+2d6
武器：钩爪 60% (1d6+伤害加权)
尾扫 40% (1d6+1/2 伤害加权)
装甲：2(皮肤和鳞)，每轮恢复 1 点耐久
咒文：蛇嘶嗥 (30 米范围内造成 3 点伤害)
理智值丧失：0/1d12

魔都出品

2011/8/18

時間表:

事件	时间
噩梦之石被发现	1836
迪亚·托马斯得到噩梦之石，并创立真神教	1896
迪亚之弟安东尼搬到圣迭戈居住	1900
阿方索·埃里斯托带着噩梦之石脱离真神教	1906
阿方索逃到美国	1907
走投无路之下，阿方索将噩梦之石捐献给私人博物馆	1909
阿方索逃到欧洲	1909
安东尼创立真神教圣迭戈分部	1912
安东尼从艾尔通·凯文那里听说到疑似噩梦之石的东西	1920
迪亚·托马斯从墨西哥来到圣迭戈传教	1924
安东尼从一本收藏品画册上看到噩梦之石	1925
安东尼来到洛杉矶	1926
安东尼看到了《阿兹特克文明》这本小册子	1926
阿方索·埃里斯托改名胡安·马库斯回到洛杉矶	1926
安东尼·托马斯化名埃米利安·纳隆	1926
安东尼进入博物馆工作	1927
安东尼发现阿方索在博物馆当清洁工	1928
安东尼派伊各之子将噩梦之石偷走	1928.1.22
阿方索被杀	1928.1.23
安东尼带着噩梦之石回到圣迭戈	1928.1.24
迪亚带着噩梦之石前往圣帕特里克	1928.1.24
转化仪式正式开始	1928.1.28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地球上最美的海陆连接处

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海洋和陆地的最佳连接处”。这里是第 100 届美国公开赛的举办地，2010 年的美国公开赛还将回到这里。这里能看到最多的娱乐明星在高尔夫球星的指导下如学生般毕恭毕敬地挥杆。

这里是圆石滩高尔夫球场，地处北加州，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美丽的球场。

圆石滩的很多洞都是临海而建，击球时，海浪就冲打着崖壁，海鸥飞来飞去，海狮等动物就栖息其间，旁若无人。但是圆石滩以场地坚硬如石、变化多端而闻名，早上还有浓雾，接着便有强风搅局。所以有许多高尔夫球手公认这是很难破纪录并且挑战性很高的球场。

这个经典球场的最早设计者是业余赛冠军杰克·尼维尔和道格拉斯·格兰特，他们在 1919 年建设好圆石滩，球场经过不同时期略微的改动之后，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但圆石滩对完美的追求从未停止。

第一个重要变动就是对第 18 洞的加长。那是 1922 年，威廉·福勒将 378 码的 4 杆洞改变为今天的 548 码的 5 杆洞，这也让它成为圆石滩的名洞之一。而第一洞变成今天的狗腿洞则是为了 1929 年美国业余锦标赛，当时球场的所有洞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进，因为其它洞的变动，影响到第 1 洞的位置，所以第一洞最后改成了今天的样子。不过最著名的改动还是 1998 年对第 5 洞所作的改动，这次请来的则是与圆石滩颇有渊源的尼克劳斯。该洞改建的海边这块地恰巧是圆石滩公司 80 年来一直垂涎的，所以说这一改建最终完成了创始人塞缪尔·摩尔的心愿——也算是他的梦最终圆了。

因此，圆石滩有句俗话这样说：“如果你想畅游圆石滩，找辆球车；如果你想享受圆石滩，找个球童。”租用球童似乎成了一种必需——球童不仅帮助你挑战圆石滩，也帮助你融入圆石滩。

2000 年美国公开赛在圆石滩球场举行之时，在 573 码的第 14 洞，没有哪个选手能够 2 杆上果岭，所以圆石滩的球童之间在这一洞有个近乎残忍的不成文的赌局：如果你能在这一洞抓到本轮的第一个小鸟球，你就能赢得数百美元，甚至能够免费打一场球。够胆量的话，在挥杆前和球童打这个赌。

圆石滩的天气是不可不提的一个方面，圆石滩的难度来自自然本身，而天气就是人们对此唏嘘不已的永恒话题。

作为典型的林克斯球场，AT&T 圆石滩职业-业余配对赛自 1947 年便开始就为天气所扰，这种天气被人用创始人宾·克罗斯比的名字命名为“克罗斯比天气”(Crosbyweather)。

“克罗斯比天气”似乎从来没有与 AT&T 圆石滩职业-业余配对赛“和解”过。1996 年，杰夫·马格特(Jeff Maggert)以一杆优势进入周末，可是他再也动不了一杆。大雨侵袭蒙特里半岛，配对赛的其中一个赛场——眺远山(Spyglass Hill)有一洞被淹没在水下，而天气预报宣称更恶劣的天气还在前边等着大家。赛事委员会迫不得已选择取消比赛。圆石滩职业-业余配对赛 69 年历史中，这是第一次人们离开蒙特里半岛，没有一个带走奖杯。

1998 年则更是新奇，厄尔尼诺带来的大雨让周日的比赛不能正常进行，致使该比赛六个月以后才打完最后一轮，结果是米克尔森在八月份才捧得奖杯归，这也许要算 PGA 巡回赛历时时间最长的比赛了吧。

对因为天气原因造成的打球障碍，圆石滩球场没有相关规定。如果你付了大笔果岭费，但遇上了狂风暴雨，那也只能自认倒霉了。只有很少的情况下球场允许你更改预定时间、退回打球费用，所以去那儿之前，一定要留意天气预报。

